

素俊  
戲劇  
集一

855-74

4002

# 小城故事

文化生活出版社  
出版

# 小城故事

俊 袁

小城故事  
五幕劇

原书空白页

第  
一  
幕

原书空白页

長江下游北岸，後方某小城一個紳士人家。紳士新近結婚，娶了本城一位交際花。蜜月渡過後才一星期，夫婦二人就因事鬭嘴。暮開時，新娘子正自嘆紅顏薄命，拿了一方不久之前才從陪嫁的抬盒裏取出的鵝黃絲帕不住的揉眼睛。

新房是在楊府後進，房子相當高大。牆壁都是新漆。桌椅倒是老紅木傢俱，不過也露着出新的樣子，像新從美容室走出來的面孔。總之，處處是煥然一番新氣象，不必看那些銀盾銀瓶之類，你也會知道這就是新房。右面牆上是通外間堂屋的門，門雖設而常開，另外掛了個花布門簾，既可以隔內外，又給屋子增加了不少熱鬧。後牆靠右手有個門通套間，掛了個猩紅絨布門簾，那是新娘的寢室兼洗盥間。後牆左手，佔了全牆的一大半，是一溜仿洋式的長窗——這就是新娘未到楊府之前就提出的六大刷新條件之一。新娘究竟是摩登人物，這個主意果然想得不錯。本來牆後就是楊府花園，這樣把牆拆通，不但到花

園，到花園裏的花廳都看得繞到前院子。就是這一溜一直到地的長窗，也給這老屋子添了不少洋氣。現在雖然才二月天還帶點冷意，可是等到六月暑季，把窗子一打開，這屋子該有多少風涼。可惜主人楊繩祖辦事不十分徹底，沒有把窗外那一堆雜樹亂花台子砍拆乾淨，所以窗外景色未見佳妙。不過新娘柳葉子早已提出要求，大約不久就可見諸實行，從窗中一望就可以看到荷花池全景，小橋欄杆，豈不雅勝？

臺右靠前是楊繩祖一張大長方書桌，上面乾乾淨淨放着文房四寶。門的上手有椅子茶几，左面靠窗有一半洋式玻璃櫃，裏面放着些香爐磁瓶之類的古玩，櫃之下是一張紅木方桌，上面蓋了一塊很精緻的綠絨桌毯，桌之上下手各有一把椅子。開幕時新娘柳葉子坐在左下方椅子上揩眼淚，新郎楊繩祖站在屋子中央十分爲難。

柳葉子人已三十歲，但生得年輕，更加上會打扮，看上去也不過二十五六。苗條身材，尖下巴，眼睛挺靈活。她穿了一件水綠絲棉袍，着半高跟鑲花皮鞋，既利落又大方。楊繩祖四十餘歲，略微有點胖，身材不大高，嘴上絡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。衣服不大講究而且不十分合身。頭髮本已奉令剪短，但現在又有點故態復萌蓬鬆鬆起來。當初柳葉子宣布下嫁楊繩祖時，全城人都有點兒吃驚，認爲是意料不到的事。

楊繩祖（以下簡稱楊）（譴責而又是央求的口吻）你哪天不好跟我嘔氣，偏挑

今兒下午有客人來打牌，你跟我鬥嘴！

柳葉子（以下簡稱柳）我還顧這個！我還打什麼牌？（站起匆匆向右門走去）王

媽，王媽——

楊（著慌）葉子，你要幹什麼？

柳我叫王媽去回貝二太太跟郎四太太，說我病了，今天這個牌局散了。

楊你這是何苦呢？我們結婚滿了月才不到幾天，你叫人家說我們夫婦就吵了嘴。

柳我是說我有病。

楊你以為這些下人嘴那麼老實？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這個小城裏，人人全閑

着沒事做，就等着傳播新聞。要不了幾個鐘頭，要不到天黑，全城都知道楊繩祖

跟新娘子吵了架。

柳哼，楊繩祖！好大的紳士，好大的名人！你還懂得要面子！

楊 葉子！說真的，鬧了半天，我還沒摸清你究竟爲了什麼跟我嘔氣。

柳 （學舌）『爲了什麼？』——虧你還有臉站在那兒問我『爲了什麼？』

楊 你瞧，就算我不是，就算我有錯，你不說出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罪名。

柳 好，你沒有錯，是我該死！是我柳葉子瞎了眼，嫁了你這麼個——這麼個空架子！

楊 （惶惑）空架子？

柳 （花拉一把紙票扔在地上）你看看，這就是你姓楊的家當；（又氣沖沖坐在左下方椅子上。）

楊 （低腰一面拾一面搭訕着）你，你在那兒翻出來的這些東西？

柳 還用我翻？個個箱子裏都是，個個抽屜裏都是，除了當票子借據，你還有什麼？

楊 你低着點好不好？

柳 呦，你現在又知道要臉了！你當初要娶我的時候，怎麼就說得那麼嘴響，怎麼就沒想着有這一天？

楊 我，我——

柳 哼！虧你還有臉騙着我說要到上海，做大生意。

楊 我當然要去，等戰事一平定我就去。

柳 哼！去上海，我問你拿什麼去？你本錢在哪兒？

楊 他們說上海做生意，越大越不用本錢。

柳 （不理他）是我瞎了眼，不聽我媽的話，媽再三再四告訴我賣古董的人都靠不住，是我聾了耳朵，把你當做了真名士，誰知道嫁了你這麼一堆當票子！

楊 （略有反唇相譏之意）你嫁我的時候，是你自己情願，又不是——又不是——

柳 （突然）倒霉的孫師母呀！該死的孫師母呀！

楊 你又何必罵別人？

柳 我不罵她罵誰？是她騙我，是她說你有多少多少家私，多少多少古董！

楊 （有種人的誠實是出於無可奈何）不瞞你說，葉子，我祖上留下的古董倒是

不少，可是這些年來，今兒一件，明兒一件，賣來賣去就差不多了。我又要撐着這個紳士架子，排場不能不擺。倒霉！偏偏打了仗，再沒有人肯玩古董。再說，東西樣樣往上長，只有古董又不會長價錢！

柳

我不要聽你這一套廢話。（站起，頗有決心，往內室門走去。）

楊

你到哪兒去？

柳

我收拾收拾回我媽家去住。

楊

（着慌）你，你不能！

柳

怎麼，你還想管我？

楊

葉子，你——你是打算又跟沒有嫁我之前那麼——那麼——

柳

那麼怎麼？

楊

葉子，你——你早先的男朋友很多——

柳

你管不着！

楊 葉子，你現在不比從前。

柳 你是什麼意思？

楊 你早先男朋友多，人家說你摩登，叫你做交際花，至多說你一句浪漫……可現在你如果——再——

柳 再怎麼樣？你還怕我毀了你的名譽？！我偏要交際，我偏要交男朋友，我得報你騙我這個仇！（欲下）

楊 葉子，你不要太叫人難堪，不要嘴上老是騙你騙我的，老實說我還有一肚子悶氣呢！（葉子停住回身。）

柳 你？

楊 我還不是上了孫師母的當？

柳 呦！你是說娶我上了當！

楊 她，她還不是把你也說成闊得不得了。居然把我都給說糊塗了。本來嗎，你想凡

是這城裏來過的闊人，哪個你不認得？何局長，李營長，連兩年前來的王專員，你都是朋友，誰知道你也是個——是個空架子！

柳（是可忍孰不可忍）你——你這個死不要臉的——

〔柳猛撲過去，正要大吵大鬧。忽然右門外哭哭啼啼進來了王媽。王媽三十多歲，衣服漿得硬挺挺的，頭上插朵紅紙花，搖搖擺擺，來到楊府一個多月，還處處忘不了自己是陪嫁的媽媽。這時一面哭着揉着眼睛一面訴說。〕

王媽 小姐，我——我這兒做不了啦，小姐，您讓我回家裏去吧，我這兒是不能做啦。

柳 活見鬼！你這又是鬧的什麼？

王 我——我受不了這個，沒上沒下，沒裏沒外的。

柳 什麼事？你就快說吧。

王 這個死鬼！我在屋子裏換一件衣服，就聽着門外悉悉索索的，我只當是狸花貓偷嘴吃，趕緊跑出來一看，誰知道呀（十分傷心）是這個死鬼爬在門縫上張

我。

柳 到底是誰呀！

王 誰？除了老徐這個爛眼睛的還有誰？

楊 該死，真該死！（在右門口）老徐。老徐。老徐！

〔門外緩緩的應了一聲。〕

楊 你滾進來！

柳 算了，你去做你的事吧，讓老爺罵他一頓就是了。

王 真是，沒見過，沒裏沒外的——（一面啜泣一面向右門走去。）

〔老徐由右門上，低着頭不敢仰視。王媽看見他，往地上死力睡了一口唾沫由右門下。老徐是個不到五十歲的下人，穿了件退了色的藍布大褂，四四方方的頭，透着笨像，好像宇宙裏什麼對他都是個謎，都興趣濃厚。常常歪着頭，像一個大思想家。〕

楊 老徐，你是越過越回去了？

徐 是，是。

楊 我怎麼警告你的，你記不記得？

徐 記得，記得。

楊 當初老太爺在世怎麼說你，記不記得？

徐 也，也記得。

楊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，不要爬門縫，不要爬門縫。你怎麼總改不了？

徐 是，是。

楊 王媽是個婦道人家，你怎麼沒裏沒外，跑去張她換衣服？

徐 沒有，我沒有。

楊 你沒有！你就不用抵賴。你這個爬門縫的本領我曉得。這是最後一次，你再要不

改，我就請你替我滾蛋！

徐 是，是。我，我再不敢。

楊 滾！沒事外頭門房呆着，少往裏頭跑！  
徐 是。這，這兒有您一封信，郵差剛送來。

〔徐滿面羞慚，由右門下。〕

楊 （一面在看信）明知說他也白說，他這個毛病是好幾十年的老病了。當初我父親也打過也罵過，還是沒用——他這是個癮。

柳 都是你們楊家的德性。

楊 人跟他開玩笑說他到現在沒老婆就是因為他太好爬門縫，怕他結婚那晚上忘了是自己討老婆，爬到門外頭張自己新房裏的熱鬧。

柳 （不由笑了起來）哧？（一天風雲已過。）

楊 糟糕，他要來了。

柳 誰？

楊 薛大。